

英藏黑水城文献所见佛经音义残片考

谭 翠

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存有一小部分汉文刻本，其中有少量小学类书籍的刻本残片。编撰者将其中编号为 or.12380-0530 (K.K. II .0243.g) 的文书定名为“汉文音义”^①，将编号为 or.12380-3374 (I .yav.02) 文书称作“汉文韵书”^②，然而，这两件文书为何种小学类书籍，编撰者未予以仔细辨析。经笔者勘比，确认此二件均为佛经音义，现略作定名和考证如下。

编号为 or.12380-0530 (K.K. II .0243.g) 的残片，仅存四残行，约三十六字，原卷上下应有界栏，现存上界栏，行间有栏线，字头单行大字，注文为双行小字，整理者定名为“汉文音义”。现录文如下（为更多地保持原貌，用繁体字录文，以下皆同）：

猴 上音弥，正作
 猴，下户钩反
 替之，上古牙反，
 方經作伽猓，亘
 察 上求癸反，
 擦也，
 忤 音
 悟。 卒 (卒) 師

虽然上揭残片残存的文字较少，但其格式呈现出佛经音义的典型体例，经过对勘，发现该残件上的文字与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二《法镜经》音义中的文字完全吻合。为方便比勘，现将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中相应的一段文字录出，属 or.12380-0530 残片上的文字用下划线标示：

弥猴 上音弥，正作 伽猓 上音加，下音猓，應和尚
 猴，下户钩反 音義作作伽猓，以假獲
 替之，上古牙反，下俱縛反，上 不虧 丘烏 擦
 方經作伽猓，亘作猴，音袁。 反。

* 本文为 201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碛砂藏》随函音义辑校与研究”、中华女子学院 2011 年度校级科研课题“黑水城文献所见小学类残片研究”成果。

①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97 页。

②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 4 册，第 135 页。

察<sup>上求癸反，度也，正作
撥也，又七細反，悞也。</sup> 食卒<sup>上音倉，下
七沒反。</sup> 錯<sup>上苦含反，正
作堪，戡二形。</sup> 殊^①
性<sup>音
性。</sup> 幸(卒)師<sup>上子
律反。</sup> 勘能<sup>上苦含反，正
作堪，戡二形。</sup>

由此可见，上揭残片与现今传世的高丽藏本《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合若符契，不仅内容一致，甚至连字体的俗写方式也如出一辙，其为《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残片应无疑问。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编号俄 TK252 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写卷两页，该写卷存有上下界栏，但行间无栏线。又据前人考证，敦煌文献伯 3971、斯 5508、李 39（北 8722）、伯 2948、斯 3553、斯 6189 和俄弗 11196，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文书 80TB1:002a 等皆为《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残卷^②，宋末元初的《磻砂藏》随函音义也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徵引^③，故可推断《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在成书以后，在北方、西域和中原地区都有传抄，流传甚广。

编号 or.12380-3374(I.yav.02) 的残片，存五行，六十来字，原卷上下应有界栏，现存上部界栏，行间有栏线，字头单行大字，注文为双行小字，整理者定名为“汉文韵书”。现录文如下：

—— 册第 十三 張 ——
澡罐<sup>上音早，
下音貫。</sup> 絰是<sup>(上)苦加切，
又胡卦(切)。</sup> ——
丈八<sup>余亮
切。</sup> 圖樣<sup>音
志。</sup> 靈(靈)誌<sup>音
志。</sup> 剡(縣) ——
蔬囿<sup>音右，
囿也。</sup> 年稔<sup>如枕
切。</sup> 得(愈)
上□□(切) 劉總<sup>胡頰切，
思也。</sup> ——

从体例上来看，上揭残片与汉文韵书大体相合，而检核其内容，我们发现其所出词条均可在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十四中见到。现将其所对应《法苑珠林》卷十四经文录出，所出词条用下划线标出：

僧授澡罐令饮并得饱满，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毗罗王自从至彼大作佛事，……建斋度人，大赦断杀，絰是弓刀稍等并作莲华塔头，……梁祖天鉴初，于本宅立光宅寺造丈八金像，圖樣既成不爽分寸，临铸疑铜不足，始欲上请，……可镌著华趺以为靈誌乃具疏而克于足下，于今存焉。

①释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第 59 册，中华书局，1993 年，第 610 页。

②韩小荆：《〈可洪音义〉研究——以文字为中心》，浙江大学 2007 年博士论文，第 2 页；于亭：《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小学书残片考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 年第 4 期，第 33-35 页。

③参见拙文《〈可洪音义〉宋元时代流传考——以〈磻砂藏〉随函音义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 年第 3 期，第 53-57 页。

……剡縣大石像元在宋初,有王所造,初有昙光禅师,从北来巡行山川为幽栖之所,……此是佛地,如何辄有蔬圃耶?光闻南移天台,后遂缮造为佛像,积经年稔终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患降梦,能开剡县石像病可得愈,遂请僧佑律师,既至山所规模形制。……假工除划故得出现,梁太子舍人劉鯁制碑于像前耳。^①

如上所示,上揭残片所出词条与经本先后顺序完全一致,其为《法苑珠林》音义殆无疑义,故我们认为此残片拟名为《法苑珠林经音》较为合理。为进一步认识该文书,现将该《法苑珠林经音》残片与现今可见之《磧砂藏》、《永乐北藏》本《法苑珠林经音》中同段文字的相应音义按成书时代进行比较如下:

or.12380-3374(I.yav.02)	《磧砂藏》本	《永乐北藏》本
澡罐 上音早, 紐是 (上)苦加切, 下音貫。 又胡卦(切)。 丈八 圖樣 余亮 金 (靈) 誌 音 刻 也。 切。 志。 蔬圃 音右, 年稔 如枕 得 (愈) 圃也。 切。 上□□(切) 劉鯁 胡煩切, 思也。	圃,于救反。騶,乎煩反,同思之,和也。^②	騶,檄煩切,人名。^③

通过以上逐条列举,我们大概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与《磧砂藏》、《永乐北藏》本经音相比,该残片为不同版本经音,且对于同段文字,or.12380-3374(I.yav.02)残片所出词条最多,残存十一条,原件词条无疑大大超过此数,而现存《磧砂藏》、《永乐北藏》本同段文字仅列一至两个词条,可以想见该残件所在的《法苑珠林经音》词条应当远远超过现存诸本,颇为宏富。《法苑珠林》成书于唐总章年间,现今常见的佛经音义专书——《玄应音义》、《慧琳音义》和《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均未有其音义条目,借此残片,我们得以窥探较早时期《法苑珠林经音》的形态和后来发展演变的情况。

第二,关于该残片的撰作时代,由于该残片首尾皆残,又与现今可见经音版本均不同,因此还难以定论。不过,残片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残片反切注音中用“切”而不用“反”。众所周知,由于避讳“反”字,自唐代开始,反切注音“某某反”逐渐改用“某某切”,虽然此做法在唐五代时期并不流行,如现存敦煌《切韵》系韵书残卷和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字韵书反切皆用“反”字,但到了宋代,从《广韵》到《集韵》等,“某某切”的用法得到了全面

①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一四,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大正藏》第5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第389页。

②《影印宋磧砂藏经》第482册,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1935年,第45页。

③《永乐北藏》第139册,线装书局,2000年,第642页。

的普及和流行。上揭残片的反切均用“切”字,说明该经音的撰写时代应在“切”字流行之时或之后。

二是“絰是”条下的反切,也透露出原卷的某些时代信息。“絰”字经音注为“苦加切,又胡卦切”。按“絰”,《广韵》音“苦緇切”和“胡卦切”,其中“胡卦切”与经音同音,但“苦緇切”属佳韵,而经音中“苦加切”属麻韵,其中“苦”为见母牙音字,“加”为麻韵二等字,与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麻韵二等字和佳韵在唇牙喉音字中相混的现象相符^①。综合以上两点,此残片内容所反映的时间地点信息,与其出土情况大体相符。

第三,从该残片到《永乐北藏》本《法苑珠林经音》,所出词条的数目呈递减状态,反切用字和释义与《广韵》等传世典籍呈现出更多一致性,这也体现出此类佛经音义的发展历程。音义是中国传统小学中注释古书字音字义的一种著作体例,产生于汉魏之世,盛行于隋唐之际,式微于五代之后,至元明之后,其体几亡。今存佛经经卷大量附载有与上揭残片类似的佛经音义。种种迹象显示,单从体例而言,历代以来这类音义无论是附载于佛经写卷还是刻本,它的体例都基本保持一致,即一般音切、释义相对简单,间或关涉字形。但是就内容而言,早期此类音义内容相对简单、反映时音变化,为一种发展到佛经音义专书的过渡体,而后来此类音义则基本上是对早期音义的刻意摘抄和拟作,且随着随函音义体的日渐式微,以及后代藏经整体上大致是对前代藏经的因袭翻刻,特别是在随函音义的基础上形成了音义专书,这类音义无论是注音还是释义,都与音义专书逐渐趋于一致。

作者工作单位:中华女子学院对外汉语系

^①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后收入《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卷(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